

# 西双版纳傣族森林文化与植物多样性保护

刘冬梅 刘宏茂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云南勐腊, 666303)

赵惠勋

(东北林业大学)

**摘要** 文化多样性对植物多样性的保护和管理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傣族与西双版纳地区的森林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进而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傣族民族森林文化,如傣族传统的生态观、宗教信仰等。本文从铁刀木文化、贝叶文化、龙山文化和稻作文化4个方面综述了西双版纳傣族森林文化对当地植物多样性的积极影响。

**关键词** 傣族;民族森林文化;植物多样性保护;文化多样性

**分类号** S718.521.2

**Dai's Ethnic Forest Culture of Xishuangbanna and Plant Diversity Conservation** Liu Dongmei, Liu Hongmao (Xishuangbanna Tropical Botanic Garden, Academia Sinica, Mengla 666303, P. R. China); Zhao Huixun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 Journal of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 2002, 30(5). - 83~85

Dai people and forests affected each other, and then unique ethnic forest culture has been created, such as Dai's traditional ecology concept and religious belief. This paper expounds that Dai's ethnic forest culture of Xishuangbanna has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the success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t ecosystem, species and genetic levels.

**Key words** Dai people; Ethnic forest culture; Plant diversity conservation; Culture diversity

人类与生物多样性的密切关系,不仅体现在人们的物质生活之中,也蕴涵在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之中,由此出现了生物文化多样性<sup>[1]</sup>、民族森林文化、绿色文化等名词与术语。文化塑造着环境,不仅决定着个人或集体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管理,而且改变着这个地球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sup>[2]</sup>。文化多样性对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已越来越被从事生物多样性科学研究的学者所认识和接受<sup>[1,3]</sup>。文化多样性还被认为是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更加丰富了生物多样性的内涵<sup>[1,3,4]</sup>。傣族的传统文化包含着丰富的认识、利用与保护动植物以及生态系统的知识与实践,因而也就成为傣族与当地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相互协调和持续发展的社会基础和技术保障<sup>[4]</sup>,为植物多样性保护做出了巨大贡献<sup>[5,6]</sup>。

## 1 铁刀木文化与热带森林保护

铁刀木(*Cassia siamea*)原产于泰国,具有生长快、萌生力强、木材耐腐抗虫、燃烧值高等特点。在泰国,当地原居民利用其花作为野生蔬菜,但没有发展其作为特定的薪材。铁刀木引入西双版纳后,傣族栽培这种植物作为特定的薪材,积累了丰富的栽

培、管理经验,并形成他们独特的铁刀木文化。傣族也是我国56个民族中唯一栽培1种植物作薪材的民族,栽培面积达1万hm<sup>2</sup>以上。在栽培时,傣族采用混农林的方式进行,如在种植旱稻和其他农作物时,把铁刀木种子与其他种子混播,当铁刀木种子萌发后保留一定数量的幼苗,同时管理和收获其他作物,种植3~4a后,铁刀木长高,其他作物不再种植,进而成为铁刀木林。第5年开始,傣族对其进行第一次“头状”作业,即在离地0.5~1.5m处将铁刀木断头而作为薪材,由于铁刀木萌芽力强,当年就能萌发2~3枝,以后每隔3~5a,用同样方法砍伐萌枝,其萌枝不断增加,薪材量也不断增加。待砍伐10次以上,即树龄达30a左右时,一般有萌枝20个左右,每公顷有萌枝3000个左右,薪材量达1200m<sup>3</sup>左右,如以每4a砍伐1次,平均每年增加薪材300m<sup>3</sup>左右。根据傣族的生活习惯,可以解决30户人家全年的燃料,而铁刀木的生长可达100a以上。每个傣族家庭都栽种3~4小片铁刀木林,每年轮番砍伐,满足生活需要。由于种植有专门的薪材,傣族不需在热带森林中砍伐,这样有力地保护了该地区的热带森林,这也是西双版纳能保留较大面积热带森林的重要原因之一。铁刀木都种在傣族村寨的周围,与热带森林、水田、家庭庭院等一起组成了传统“森林—铁刀木林—家庭庭院—水田”农业生态系统,从而更加突出了傣族的民族特色,使得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第1作者简介:刘冬梅,女,1976年4月生,东北林业大学森林资源与环境学院本硕连读本科毕业,现就读于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02年4月8日。

责任编辑:李金荣。

## 2 贝叶文化与植物多样性保护

贝叶是指贝叶棕 (*Corypha umbraculifera*) 的叶片,通过传统的处理方法用于刻写经文,形成了傣族独特的贝叶经和贝叶文化,并成为傣族文化的精华之所在。在西双版纳目前还保留有 50 000 多册贝叶经。贝叶文化就是傣族的佛教文化。傣族先民信奉原始多神教,后来全民信奉小乘佛教,但二者相互影响、共同存在,并都与植物多样性有密切关系。

传统上一个村寨必须有一个缅寺。根据佛教的规定,建一个缅寺必须具备以下条件:释迦牟尼像、不少于 5 个和尚和一些与佛教有关的植物。为了种植这些植物,每一个缅寺周围有一个寺庙庭院。据研究,与宗教有关的植物有 91 种<sup>[6]</sup>,这些植物可分为以下几类:

佛教礼仪植物——佛主植物是重要的佛教礼仪植物,根据佛经记载,作为佛祖的释迦牟尼是第二十八代佛,在他之前还有二十七位佛,每一代佛都成佛于特定的树下,这在保存于西双版纳勐海县蒙混佛寺的手抄本傣文经书“二十八代佛出世记”中有记述<sup>[7]</sup>。根据研究和鉴定,共有 21 种植物是佛主的成道树,如高榕 (*Ficus altissima*)、菩提树 (*Ficus religiosa*)、毛野桐 (*Mallotus barbatus*)、柚木 (*Tectona grandis*) 等。其他也还有许多有特殊用途的植物,如菠萝蜜 (*Artocarpus tetraphylla*) 的木材用于寺庙中菩萨、神器的雕刻,铁力木 (*Mesua ferrea*) 种子中的油是寺庙中的灯油,贝叶棕的叶子用于经文的载体等。

啖佛活动植物——在西双版纳每年有十多次宗教活动,都是围绕啖佛。啖佛活动需要一些植物,包括啖佛的鲜花,如莲花 (*Nelumbo nucifera*)、睡莲 (*Nymphaea tetragona*)、文殊兰 (*Crinum asiaticum*) 和黄姜花 (*Hedychium coronarium*) 等,水果主要是槟榔 (*Areca cathecu*)、香蕉 (*Musa sapientum*) 和芭蕉 (*M. sapientum*) 等,除植物直接用于啖佛之外,许多啖佛的物品需要用植物进行处理,如啖佛物品中的食物染色要用红木 (*Bixa orellana*); 袈裟、布料要用草棉 (*Gossypium berbaceum*) 手工织成,而且要用巴戟天 (*Morinda angustifolia*) 和梔枝花 (*Gardenia jasminoides*) 等植物所含的色素染上黄色或橙红花。

庭园美化植物——除上述植物外,庭园中还栽培许多观赏植物以美化佛寺环境,如叶子花 (*Bougainvillea specabilis*)、美人蕉 (*Canna indi-*

*ca*)、变叶木 (*Codiaeum variegatum*) 等。

综上所述,佛寺庭园种植了一些与佛教有关的植物,其中许多是国家的重点保护植物,如铁力木、云南石梓 (*Gmelina arborea*)、柚木等。由于傣族人民对“小乘佛教”的信仰,佛寺庭园就成了被傣族老少自觉保护的“佛教植物园”,这为西双版纳地区植物多样性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依靠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典型一例。

## 3 龙山文化林与植物物种多样性的保护

傣族的先民信奉原始多神教,龙山林是原始多神教的遗迹。他们认为龙山是神居住的地方,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在龙山中的任何采集、砍伐、开垦、打猎等都是严格禁止的。传统上每个村寨有一个龙山。对于傣族人民的这种信仰,邻近地区的其它民族也同样尊重,不随意进入龙山。这样龙山就像小的自然保护区为西双版纳地区的植物多样性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目前分布在海拔 800~900 m 低山上的热带干性季节性雨林及被完整保存下来的原始森林,仅存在于一些村寨附近的“龙山”。尽管“龙山”林零散分布于西双版纳,而且每个“龙山”的面积也不大,还是保存了许多植物种类。根据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学者对城子龙山、曼俄龙山、曼勒龙山、曼养广龙山中的样方进行调查,发现每个样方内有高等植物 100 种以上,其物种数量与多样性指数与自然保护区相同面积样方内的物种数量及多样性指数相近<sup>[10]</sup>,而且在“龙山”林中有 11 种是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如大叶木兰 (*Magnolia henryi*)、箭毒木 (*Antiaris toxicaria*) 等,还有些是西双版纳的特有种,如车里扑 (*Polyanthia cheliensis*)、勐仑琼楠 (*Beilschmiedia brachythyrsa*) 等。西双版纳星罗棋布的“龙山”林,如“踏步石”一样分布于各自然保护区之间,这样有利于保护区之间物种基因的交流,进而提高整个保护系统的保护效果。

## 4 傣族的稻作文化与稻种基因资源多样性保护

村社生物遗传资源对于现代社会的意义,不仅在于它能够提高农业和畜牧业的产量,更重要的是为新的更优良品种的培育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种质资源,现在大多数的种质资源都保存在当地社区,保存在他们的民族传统文化之中。发展中国家的 15 种

主要作物的基因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在美国当年的贸易额就超过500亿元。这表明民族文化对遗传多样性的保护和利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sup>[9]</sup>。

在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边缘或沼泽地,有3种野生稻,即疣粒野生稻(*Oryza granulata*)、药用野生稻(*O. officinalis*)、普通野生稻(*O. rufipogon*)。傣族是华夏民族最早种植水稻的民族,据有关资料记载有3000多年的历史。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傣族人民选育和保存了丰富的稻种资源。据景洪县6个区1962年的初步普查,全县已知名的水、旱稻品种144个,其中增产大、运用广的有61个品种<sup>[10]</sup>。在这些丰富的稻种资源中,各具有优良的经济性状,其中有穗大粒多、抗逆力强的高产糯稻;有可作营养补品的紫糯稻;有价值高、可作优质米线、卷粉的粳粳稻;有可水栽可旱植的“毫丕因”;有茎干坚硬、极抗倒伏的“毫腊猛兴”;有水稻、旱稻和早、中、晚稻品种,这是农业生产中最宝贵的财富<sup>[10]</sup>。

## 5 小结

长期生活在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族人民依靠该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形成了他们独特的民族森林文化,如傣族传统的生态观、宗教信仰,这些传统文化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并使傣族与这里的热带森林以及其中的动、植物和谐相处,走向协调发展。

## 参 考 文 献

1 Dasmann R F.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al and biological diversity.

In: Oldfield M, Alcorn J(eds.). Biodiversity: Culture, Conservation and Ecodevelopment. Boulder, San Francisco, 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5. 9~ 15

- 2 Arizpe L.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Nature & Resources*, 1996, 32(1): 1
- 3 Mcneely J A, Miller K R, Reid W V, *et al.* Conserving the world biological diversity.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IUCN, World Wildlife Fund,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Washington, D. C. and Gland, Switzerland, 1990. 1~ 193
- 4 张新时. 对生物多样性的几点认识. 见: 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 林业部野生动物和森林植物保护司编. 生物多样性研究进展: 首届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持续利用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5. 10~ 12
- 5 许再富, 刘宏茂. 西双版纳傣族贝叶文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生物多样性*, 1995, 3(2): 174~ 179
- 6 刘宏茂, 许再富, 段其武. 运用傣族的传统信仰保护西双版纳植物多样性的探讨. 见: 中国科学院多样性委员会等编. 面向21世纪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 第三届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持续利用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00. 40~ 50
- 7 Pei Shengji. Some effects of the Dai people's cultural belief and practices upon the environment of Xishuangbanna, Yunnan, China. In: Hutterer K L, Rambo A T, Lovelace G(eds.). Cultural values and human ecology in southeast Asia. The Univ of Michigan, USA, 1983
- 8 刘宏茂, 许再富, 陶国达. 西双版纳傣族“龙山”的生态学意义. *生态学杂志*, 1992, 11(2): 41~ 43
- 9 RAFI(the Rural Advancement Foundation Intemational). Conserving indigenous knowledge, integrating two systems of innovation. RAFI, UNEP, 1995. 29~ 37
- 10 高立士. 西双版纳傣族传统灌溉与环保研究.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9. 60~ 61